

蠕蠕，东胡之苗裔也，姓郁久闾氏。始神元之末，掠骑有得一奴，发始齐眉，忘本姓名，其主字之曰木骨闾。“木骨闾”者，首秃也。木骨闾与郁久闾声相近，故后子孙因以为氏。木骨闾既壮，免奴为骑卒。穆帝时，坐后期当斩，亡匿广漠溪谷间，收合逋逃得百余人，依纯突邻部。木骨闾死，子车鹿会雄健，始有部众，自号柔然，而役属于国。后世祖以其无知，状类于虫，故改其号为蠕蠕。

车鹿会既为部帅，岁贡马畜、貂豹皮，冬则徙度漠南，夏则还居漠北。车鹿会死，子吐奴傀立。吐奴傀死，子跋提立，跋提死，子地粟袁立。地粟袁死，其部分为二，地粟袁长子匹候跋继父居东边，次子缁纥提别居西边。及昭成崩，缁纥提附卫辰而贰于我。登国中讨之蠕蠕移部遁走，追之，及于大磧南床山下，大破之，虏其半部。匹候跋及部帅屋击各收余落遁走，遣长孙嵩及长孙肥追之，渡磧。嵩至平望川，大破屋击，禽之，斩以徇。肥至涿邪山，及匹候跋，跋举落请降。获缁纥提子曷多汗及曷多汗兄诘归之、社仑、斛律等并宗党数百人，分配诸部。缁纥提西遁，将归卫辰，太祖追之，至跋那山，缁纥提复降，太祖抚慰如旧。

九年，曷多汗与社仑率部众弃其父西走，长孙肥轻骑追之，至上郡跋那山，斩曷多汗，尽燹其众。社仑与数百人奔匹候跋，匹候跋处之南鄙，去其庭五百里，令其子四人监之。既而社仑率其私属执匹候跋四子而叛，袭匹候跋。诸子收余众，亡依高车斛律部。社仑凶狡有权变，月余，乃释匹候跋，归其诸子，欲聚而歼之。密举兵袭匹候跋，杀匹候跋。子启拔、吴颀等十五人归于太祖。社仑既杀匹候跋，惧王师讨之，乃掠五原以西诸部，北度大漠。太祖以拔、颀为安远将军、平侯。社仑与姚兴和亲。太祖遣材官将军和突袭黜弗、素古延诸部，社仑遣骑救素古延，突逆击破之。

社仑远遁漠北，侵高车，深入其地，遂并诸部，凶势益振。北徙弱洛水，始立军法：千人为军，军置将一人，百人为幢，幢置帅一人；先登者赐以虏获，退懦者以石击首杀之，或临时捶挞。无文记，将帅以羊屎粗计兵数，后颇知刻木为记。其西北有匈奴余种，国尤富强，部帅曰拔也稽，举兵击社仑，社仑逆战于颀根河，大破之，后尽为社仑所并。号为强盛。随水草畜牧，其西则焉耆之地，东则朝鲜之地，北则渡沙漠，穷瀚海，南则临大磧。其常所会庭则敦煌、张掖之北。小国皆苦其寇抄，羈縻附之，于是自号丘豆伐可汗。“丘豆伐”犹魏言驾驭开张也，“可汗”犹魏言皇帝也。蠕蠕之俗，君及大臣因其行能即为称号，若中国立谥，既死之后，不复追称。太祖谓尚书崔玄伯曰：“蠕蠕之人，昔来号为顽嚚，每来抄掠，驾犝牛奔遁，驱犝牛随之，犝牛伏不能前。异部人有教其以犝牛易之者，蠕蠕曰‘其母尚不能行，而况其子’，终于不易，遂为敌所虏。今社仑学中国，立法置战陈，卒成边害。道家言圣人生，大盗起，信矣。”

天兴五年，社仑闻太祖征姚兴，遂犯塞，入参合陂，南至豺山及善无北泽。时遣常山王遵以万骑追之，不及。天赐中，社仑从弟悦代、大那等谋杀社仑而立大那，发觉，大那等来奔。以大那为冠军将军、西平侯，悦代为越骑校尉、易阳子。三年夏，社仑寇边，永兴元年冬，又犯塞。二年，太宗讨之，社仑遁走，道死。其子度拔年少，未能御众，部落立社仑弟斛律，号蔼苦盖可汗，魏言姿质美好也。

斛律北并贺术也骨国，东破譬厉辰部落。三年，斛律宗人悦侯咄触千等数百人来降。斛律畏威自守，不敢南侵，北边安静。神瑞元年，与冯跋和亲，跋聘斛律女为妻，将为交婚。斛律长兄子步鹿真谓斛律曰：“女小远适，忧思生疾，可遣大臣树黎、勿地延等女为媵。”斛律不许。步鹿真出，谓树黎等曰：“斛律欲令汝女为媵，远至他国。”黎遂共结谋，令勇士夜就斛律穹庐，候伺其出执之，与女俱嫔于和龙。乃立步鹿真。

步鹿真立，委政树黎。初，高车叱洛侯者叛其渠帅，导社仑破诸部落，社仑德之，以为大人。步鹿真与社仑子社拔共至叱洛侯家，淫其少妻。妻告步鹿真，叱洛侯欲举大檀为主，遗大檀金马勒为信。步鹿真闻之，归发八千骑往围叱洛侯，叱洛侯焚其珍宝，自刎而死，步鹿真遂掩大檀，大檀发军执步鹿真及社拔，绞杀之，乃自立。

大檀者，社仑季父仆浑之子，先统别部，镇于西界，能得众心，国人推戴之，号牟汗纥升盖可汗，魏言制胜也。斛律父子既至龙，冯跋封为上谷侯。大檀率众南徙犯塞，太宗亲讨之，大檀惧而遁走。遣山阳侯奚斤等追之，遇寒雪，士众冻死堕指者十二三。及太宗崩，世祖即位，大檀闻而大喜，始光元年秋，乃寇云中。世祖亲讨之，三日二夜至云中。大檀骑围世祖五

十余重，骑逼马首，相次如堵焉。士卒大惧，世祖颜色自若，众情乃安。先是，大檀弟大那与社仑争国，败而来奔。大檀以大那子于陟斤为部帅，军士射于陟斤杀之，大檀恐，乃还。二年，世祖大举征之，东西五道并进：平阳王长孙翰等从黑漠，汝阴公长孙道生从白黑两漠间，车驾从中道，东平公娥清次西从栗园，宣城王奚斤、将军安原等西道从尔寒山。诸军至漠南，舍辎重，轻骑赍十五日粮，绝漠讨之，大檀部落骇惊北走。神元年八月。大檀遣子将骑万余人入塞，杀掠边人而走。附国高车追击破之。自广宁还，追之不及。

二年四月，世祖练兵于南郊，将袭大檀。公卿大臣皆不愿行，术士张渊、徐辩以天文说止世祖，世祖从崔浩计而行。会江南使还，称刘义隆欲犯河南，谓行人曰：“汝疾还告魏主，归我河南地，即当罢兵，不然尽我将士之力。”世祖闻而大笑，告公卿曰：“龟鳖小竖，自救不暇，何能为也。就使能来，若不先灭蠕蠕，便更坐待寇至，腹背受敌，非上策也。吾行决矣。”于是车驾出东道向黑山，平阳王长孙翰从西道向大娥山，同会贼庭。五月，次于沙漠南，舍辎重轻袭之，至栗水，大檀众西奔。弟匹黎先典东落，将赴大檀，遇翰军，翰纵骑击之，杀其大人数百。大檀闻之震怖，将其族党，焚烧庐舍，绝迹西走，莫知所至。于是国落四散，窜伏山谷，畜产布野，无人收视。世祖缘栗水西行，过汉将窋宪故垒。六月，车驾次于兔园水，去平城三千七百里。分军搜讨，东至瀚海，西接张掖水，北渡燕然山，东西五千余里，南北三千里。高车诸部杀大檀种类，前后归降三十余万，俘获首虏及戎马百余万匹。八月，世祖闻东部高车屯已尼陂，人畜甚众，去官军千余里。遂遣左仆射安原等往讨之。暨已尼陂，高车诸部望军降者数十万。

大檀部落衰弱，因发疾而死，子吴提立，号敕连可汗，魏言神圣也。四年，遣使朝献。先是，北鄙候骑获吴提南偏遯者二十余人，世祖赐之衣服，遣归。吴提上下感德，故朝贡焉。世祖厚宾其使而遣之。延和三年二月，以吴提尚西海公主，又遣使人纳吴提妹为夫人，又进为左昭仪。吴提遣其兄秃鹿傀及左右数百人来朝，献马二千匹，世祖大悦，班赐甚厚。至太延二年，乃绝和犯塞。四年，车驾幸五原，遂征之。乐平王丕、河东公贺多罗督十五将出东道，永昌王健、宜都王穆寿督十五将出西道，车驾出中道。至浚稽山，分中道复为二道，陈留王崇从大泽向涿邪山，车驾从浚稽北向天山。西登白阜，刻石记行，不见蠕蠕而还。时漠北大旱，无水草，军马多死。五年，车驾西伐沮渠牧犍，宜都王穆寿辅景穆居守，长乐王嵇敬、建宁王崇二万人镇漠南，以备蠕蠕。吴提果犯塞寿素不设备，贼至七介山，京邑大骇，争奔中城。司空长孙道生拒之于吐颓山。吴提之寇也，留其兄乞列归与北镇诸军相守，敬、崇等破乞列归于阴山之北，获之。乞列归叹曰：“沮渠陷我也。”获其伯父他吾无鹿胡及其将帅五百人，斩首万余级。吴提闻而遁走，道生追之，至于漠南而还。真君四年，车驾幸漠南，分四道：乐安王范、建宁王崇各统十五将出东道，乐平王督十五将出西道，车驾出中道，中山王辰领十五将为中军后继。车驾至鹿浑谷，与贼将遇，吴提遁走，追至頰根河，击破之。车驾至石水而还。五年，复幸漠南，欲袭吴提，吴提远遁，乃还。”

吴提死，子吐贺真立，号处可汗，魏言唯也。十年正月，车驾北伐，高昌王那出东道，略阳王羯儿出西道，车驾与景穆自中道出涿邪山。吐贺真别部帅尔绵他拔等率千余家来降。是时，军行数千里，吐贺真新立，恐惧远遁。九月，车贺北伐，高昌王那出东道，略阳王羯儿出中道，与诸军期会于地弗池。吐贺真悉国精锐，军资甚盛，围那数十重，那掘长阨坚守，相持数日。吐贺真数挑战，辄不利，以那众少而固，疑大军将至，解围夜遁。那引军追之，九日九夜，吐贺真益惧，弃辎重，逾穹隆岭远遁。那收其辎重，引军还，与车驾会于广泽。略阳王羯儿尽收其人户畜产百余万。自是吐贺真遂单弱，远窜，边疆息警矣。太安四年，车驾北征，骑十万，车十五万两，旌旗千里，遂渡大漠。吐贺真远遁，其莫弗乌朱驾颓率众数千落来降，乃刊石记功而还。世祖征伐之后，意存休息，蠕蠕亦怖威北窜，不敢复南。

和平五年，吐贺真死，子予成立，号受罗部真可汗，魏言惠也。自称永康元年，率部侵塞，北镇游军大破其众。皇兴四年，予成犯塞，车驾北讨。京兆王子推、东阳公元丕督诸军出西道，任城王云等督军出东道，汝阴王赐、济南公罗乌拔督军为前锋，陇西王源贺督诸军为后继。诸将会车驾于女水之滨，显祖亲誓众，诏诸将曰：“用兵在奇不在众也，卿等为朕力战，方略已在朕心。”乃选精兵五千人挑战，多设奇兵以惑之。虏众奔溃，逐北三十余里，斩首五万级，降者万余人，戎马器械不可称计。旬有九日，往返六千余里，改女水曰武川，遂作《北征颂》，刊石纪功。

延兴五年，予成求通婚媾，有司以予成数犯边塞，请绝其使，发兵讨之。显祖曰：“蠕蠕譬若禽兽，贪而亡义，朕要当以信诚待物，不可抑绝也。予成知悔前非，遣使请和，求结姻援，安可孤其款意？”乃诏报曰：“所论婚事，今始一反，寻览事理，未允厥中。夫男而下

女，爰象所明，初婚之吉，敦崇礼娉，君子所以重人伦之本。不敬其初，令终难矣。”予成每怀谲诈，终显祖世，更不求婚。太和元年四月，遣莫何去汾比拔等来献良马、貂裘，比拔等称伏承天朝珍宝华丽甚积，求一观之。乃敕有司出御府珍玩金玉、文绣器物，御厩文马、奇禽、异兽，及人间所宜用者列之京肆，令其历观焉。比拔见之，自相谓曰：“大国富丽，一生所未见也。”二年二月，又遣比拔等朝贡，寻复请婚焉。高祖志存招纳，许之。予成虽岁贡不绝，而款约不著，婚事亦停。

九年，予成死，子豆仑立，号伏古敦可汗，魏言恆也。自称太平元年。豆仑性残暴好杀，其臣侯医璽、石洛候数以忠言谏之，又劝与国通和，勿侵中国。豆仑怒，诬石洛候谋反，杀之，夷其三族。十六年八月，高祖遣阳平王颐、左射陆叡江为都督，领军斛律桓等十二将七万骑讨豆仑。部内高车阿伏至罗率众十余万落西走，自立为主。豆仑与叔父那盖为二道追之，豆仑出自浚稽山北而西，那盖出自金山。豆仑颇为阿伏至罗所败，那盖累有胜捷。国人咸以那盖为天所助，欲推那盖为主。那盖不从，众强之，那盖曰：“我为臣不可，焉能为主！”众乃杀豆仑母子，以尸示那盖，那盖乃袭位。

那盖号候其仗代庠者可汗，魏言悦乐也。算称太安元年。那盖死，子伏图立，号他汗可汗，魏言绪也。自称始平元年。正始三年，仗图遣使纥奚勿六跋朝献，请求通和。世宗不报其使，诏有司敕勿六跋曰：“蠕蠕远祖社仑是大魏叛臣，往者包容，暂时通使。今蠕蠕衰微，有损畴日，大魏之德，方隆周汉，跨据中原，指清八表。正以江南未平，权宽北掠，通和之事，未容相许。若修藩礼，款诚昭著者，当不孤尔也。”永平元年，伏图又遣勿六跋奉函书一封，并献貂裘，世宗不纳，依前喻遣。

伏图西征高车，为高车王弥俄突所杀，子丑奴立，号豆罗伏跋豆伐可汗，魏言彰制也。自称建昌元年。永平四年九月，丑奴遣沙门洪宣奉献珠像。延昌三年冬，世宗遣骁骑将军马义舒使于丑奴，未发而崩，事遂停寝。丑奴壮健，善用兵。四年，遣使俟斤尉比建朝贡。熙平元年，西征高车大破之，禽其王弥俄突，杀之，尽并叛者，国遂强盛。二年，又遣俟斤尉比建、纥奚勿六跋、巩顾礼等朝贡。神龟元年二月，肃宗临显阳殿，引顾礼等二十人于殿下，遣中书舍人徐纥宣诏，让以蠕蠕藩礼不备之意。

初，豆仑之死也，那盖为主，伏图纳豆仑之妻候吕陵氏，生丑奴，阿那瑰等六人。丑奴立后，忽亡一子，字祖惠，求募不能得。有屋引副升牟妻是豆浑地万，年二十许，为医巫，假托神鬼，先常为丑奴所信，出入去来，乃言此儿今在天上，我能呼得。丑奴母子欣悦，后岁仲秋，在大泽中施帐屋，斋洁七日，祈请天上。经一宿，祖惠忽在帐中，自云恆在天上。丑奴母子抱之悲喜，大会国人，号地万为圣女，纳为可贺敦，授夫副升牟爵位，赐牛马羊三千头。地万既挟左道，亦有姿色，丑奴甚加重爱，信用其言，乱其国政。如是积岁，祖惠年长，其母问之，神惠言：“我恆在地万家，不尝上天，上天者地万教也。”其母具以状告丑奴，丑奴言：“地万悬鉴远事，不可不信，勿用谗言也。”既而地万恐惧，潜祖惠于丑奴，丑奴阴杀之。

正光初，丑奴母遣莫何去汾李具列等绞杀地万，丑奴怒，欲诛具列等。又阿至罗侵丑奴，丑奴击之，军败。还，为母与其大臣所杀，立丑奴弟阿那瑰。立经十日，其族兄俟力发示发率众数万以伐阿那瑰，阿那瑰战败，将弟乙居伐轻骑南走归国。阿那瑰母候吕陵氏及其二弟寻为示发所杀，而阿那瑰未之知也。

九月，阿那瑰将至，肃宗遣兼侍中陆希道为使主，兼散骑常侍孟威为使副，迎劳近畿；使司空公、京兆王继至北中，侍中崔光、黄门郎元纂在近郊，并申宴劳，引至门阙下。十月，肃宗临显阳殿，引从五品以上清官、皇宗、藩国使客等列于殿庭，王公以下及阿那瑰等入，就庭中北面。位定，谒者引王公以下升殿，阿那瑰位于藩王之下，又引将命之官阿那瑰弟并二叔位于群官之下。遣中书舍人曹道宣诏劳问，阿那瑰启云：“陛下优隆，命臣弟叔等升殿预会，但臣有从兄，在北之日，官高于二叔，乞命升殿。”诏听之，乃位于阿那瑰弟之下，二叔之上。宴将罢，阿那瑰执启立于座后，诏遣舍人常景问所欲言，阿那瑰求诣殿前，诏引之。阿那瑰再拜跪曰：“臣先世源由，出于大魏。”诏曰：“朕已具之。”阿那瑰起而言曰：“臣之先，逐草放牧，遂居漠北。”诏曰：“卿言未尽，可具陈之。”阿那瑰又言曰：“臣先祖以来，世居北土，虽复隔越山津，而乃心慕化；未能时宣者，正以高车悖逆，臣国扰攘，不暇遣使以宣远诚。自顷年以前，渐定高车。及臣兄为主，故遣巩顾礼等使来大魏，实欲虔修藩礼，是以曹道芝北使之日，臣与主兄即遣大臣五人拜受诏命。臣兄弟本心未及上彻。但高车从而侵暴，中有奸臣，因乱作逆，杀臣兄，立臣为主。裁过旬日，臣以陛下恩慈如天，是故仓卒轻身投国，归命陛下。”诏曰：“具卿所陈，理犹未尽，可更言之。”阿那瑰再拜受诏，起而言曰：“臣以家难，轻来投阙，老母在彼，万里分张，本民臣民，皆已进散。陛下隆恩。有过天地，求乞兵

马，还向本国，诛翦叛逆，收集亡散。陛下慈念，赐借兵马。老母若在，得生相见，以申母子之恩；如其死也，即得报仇，以雪大耻。臣当统临余人，奉事陛下，四时之贡，不敢阙绝。陛下圣颜难睹，敢有披陈，但所欲言者口不能尽言，别有辞启，谨以仰呈，愿垂昭览。”仍以启付舍人常景，具以奏闻。寻封阿那瑰朔方郡公、蠕蠕王，赐以衣冕，加之辎盖，禄从、仪卫，同于威藩。

十二月，肃宗以阿那瑰国无定主，思还绥集，启请切至，诏议之。时朝臣意有同异，或言听还，或言不可。领军元义为宰相，阿那瑰私以金百斤货之，遂归北。二年正月，阿那瑰等五十四人请辞，肃宗临西堂，引见阿那瑰及其伯叔兄弟五人，升阶赐坐，遣中书舍人穆弼宣劳。阿那瑰等拜辞，诏赐阿那瑰细明光人马铠二具，铁人马铠六具；露丝银缠槊二张并白氈，赤漆槊十张并白氈，黑漆槊十张并幡；露丝弓二张并箭，朱漆柘弓六张并箭，黑漆弓十张并箭；黑漆盾六幡并刀；赤漆鼓角二十具；五色锦被二领，黄绸被褥三十具；私府绣袍一领并帽，内者绯纳袄一领；绯袍二十领并帽，内者杂人彩千段；绯纳小口袴褶一具，内中宛具；紫纳大口袴褶一具，岗中宛具；百子帐十八具，黄布幕六张；新乾饭一百石，麦粃八石，榛粃五石；铜乌鎗四枚，柔铁乌鎗二枚，各受二斛；黑漆竹榼四枚，各受二升；婢二口；父草马五百匹，驼百二十头，犝牛一百头，羊五千口；朱画盘器十合，粟二十万石。至镇给之。诏侍中崔光、黄门元纂郭外劳遣。

阿那瑰来奔之后，其从父兄俟力发婆罗门卒数万人入讨示发，破之。示发走奔地豆于，为其所杀。推婆罗门为主，号弥偶可社句可汗，魏言安静也。时安北将军、怀朔镇将杨钧表：

“传闻彼人已立主，是阿那瑰同堂兄弟。夷人兽心，已相君长，恐未肯以杀兄之人，郊迎其弟。轻往虚反，徒损国威，自非广加兵众，无以送其入北。”二月，肃宗诏旧经蠕蠕使者牒云具仁，往喻婆罗门迎阿那瑰复藩之意。婆罗门殊自骄慢，无逊避之心，责具仁礼敬，具仁执节不屈。婆罗门遣大官莫何去汾、俟斤丘升头六人将兵二千随具仁迎阿那瑰。五月，具仁还镇，论彼事势。阿那瑰虑不敢入，表求还京。会婆罗门为高车所逐，率十部落诣凉州归降，于是蠕蠕数万相率迎阿那瑰。七月，阿那瑰启云：“投化蠕蠕元退社、浑河旃等二人以今月二十六日到镇，云国土大乱，姓别住，迭相抄掠，当今北人鹄望待拯。今乞依前恩，赐给精兵一万，还令督率送臣碛北，抚定荒人，脱蒙所请，事必克济。”诏付尚书、门下博议。八月，诏兼散骑常侍王尊业驰驿宣旨慰阿那瑰，并申赐赆。

九月，蠕蠕后主俟匿伐来奔怀朔镇，阿那瑰兄也，列称规望乞军，并请阿那瑰。十月，录尚书事高阳王雍、尚书令李崇、侍中侯刚、尚书左仆射元钦、侍中元义、侍中安丰王延明、吏部尚书元修义、尚书李彦、给事黄门侍郎元纂、给事黄门侍郎张烈、给事黄门侍郎卢同等奏曰：

“窃闻汉立南、北单于，晋有东、西之称，皆所以相维御难，为国藩篱。今臣等参议以为怀朔镇北土名无结山吐若奚泉，敦煌北西海郡即汉晋旧障，二处宽平，原野弥沃。阿那瑰宜置西吐若奚泉，婆罗门宜置西海郡，各令总率部落，收离聚散。其爵号及资给所须，唯恩裁处。彼臣下之官，任其旧俗。阿那瑰所居，既是境外，宜少优遣，以示威刑。请沃野、怀朔、武川镇各差二百人，令当镇军主监率，给其粮仗，送至前所，仍于彼为其造构，功就听还。诸于北来，在婆罗门前投化者，令州镇上佐准程给粮，送诣怀朔阿那瑰，镇与使人量给食禀。在京馆者任其去留。阿那瑰草创，先无储积，请给朔州麻子乾饭二千斛，官驼运送。婆罗门居于西海，既是境内，资卫不得同之。阿那瑰等新造藩屏，宜各遣使持节驰驿先诣慰喻，并委经略。”肃宗从之。十二月，诏安西将军、廷尉元洪超兼尚书行台，诣敦煌安置婆罗门。婆罗门寻与部众谋叛投嚙哒，嚙哒三妻，皆婆罗门姊妹也。仍为州军所讨，禽之。

三年十二月，阿那瑰上表乞粟以为田种，诏给万石。四年，阿那瑰众大饥，入塞寂抄，肃宗诏尚书左丞元孚兼行台尚书持节喻之。孚见阿那瑰，为其所执，以孚自随，驱掠良口二千，公私驿马牛羊数十万北遁，谢孚放还。诏骠骑大将军、尚书令李崇等率骑十万讨之，出塞三千余里，至瀚海，不及而还。俟匿伐至洛阳，肃宗临西堂，引见之。五年，婆罗门死于洛南之馆，诏赠使持节、镇西将军、秦州刺史、广牧公。

是岁，沃野镇人破六韩拔陵反，诸镇相应。孝昌元年春，阿那瑰率众讨之，诏遣牒云具仁赉杂物劳赐阿那瑰，阿那瑰拜受诏命，勒众十万，从武川镇西向沃野，频战克捷。四月，肃宗又遣兼通直散骑常侍、中书舍人冯俊使阿那瑰，宣劳班赐有差。阿那瑰部落既和，士马稍盛，乃号敕连头兵豆伐可汗，魏言把揽也。十月，阿那瑰复遣郁久闾弥娥等朝贡。三年四月，阿那瑰遣使人巩凤景等朝贡，及还，肃宗诏之曰：“北镇群狄，为逆不息，蠕蠕主为国立忠，助加诛讨，言念诚心，无忘寝食。今知停在朔垂，与尔朱荣邻接，其严勒部曲，勿相暴掠。又近得蠕蠕主启，更欲为国东讨。但蠕蠕主世居北漠，不宜炎夏，今可且停，听待后敕。”盖朝廷虑

其反复也。此后频使朝贡。

建义初，孝庄诏曰：“夫勋高者赏重，德厚者名隆，蠕蠕主阿那瑰镇卫北落，御侮朔表，遂使阴山息警，弱水无尘，刊迹狼山，铭功瀚海，至诚既笃，勋绪莫酬。故宜标以殊礼，何容格以常式。自今以后，赞拜不言名，上书不称臣。”太昌元年六月，阿那瑰遣乌句兰树什伐等朝贡，并为长子请尚公主。永熙二年四月，出帝诏以范阳王海之长女琅邪公主许之，未及婚，帝入关。齐献武王遣使说之，阿那瑰遣使朝贡，求婚。献武王方招四远，以常山王妹乐安公主许之，改为兰陵公主。瑰遣奉马千匹为娉礼，迎公主，诏宗正元寿送公主往北。自是朝贡相寻。瑰以齐献武王威德日盛，请致爱女于王，静帝诏王纳之。自此塞外无尘矣。

匈奴宇文莫槐，出于辽东塞外，其先南单于远属也，世为东部大人。其语与鲜卑颇异。人皆剪发而留其顶上，以为首饰，长过数寸则截短之。妇女披长襦及足，而无裳焉。秋收鸟头为毒药，以射禽兽。

莫槐虐用其民，为部人所杀，更立其弟普拔为大人。普拔死，子丘不勤立，尚平文女。丘不勤死，子莫庖立，本名犯太祖讳，莫庖遣弟屈云攻慕容庖，庖击破之；又遣别部素延伐慕容庖于棘城，复为慕容庖所破。时莫庖部众强盛，自称单于，塞外诸部咸畏惮之。莫庖死，子逊昵延立，率众攻慕容庖于棘城。庖子翰先戍于外，逊昵延谓其众曰：“翰素果勇，必为人患，宜先取之，城不足忧也。”乃分骑数千袭翰。翰闻之，使人诈为段末波使者，逆谓逊昵延曰：“翰数为吾患，久思除之，今闻来讨，甚善，戒严相待，宜兼路早赴。”朝设伏待之，逊昵延以为信然，长驱不备，至于伏所，为翰所虏。翰驰使告庖，乘胜遂进，及晨而至。庖亦尽锐应之。逊昵延见而方严，率众逆战，前锋始交，而翰已入其营，纵火燎之，众乃大溃，逊昵延单马奔还，悉俘其众。逊昵延父子世雄漠北，又先得玉玺三纽，自言为天所相，每自夸大。及此败也，乃卑辞厚币，遣使朝献于昭帝，帝嘉之，以女妻焉。

逊昵延死，子乞得龟立，复伐慕容庖，庖拒之。惠帝三年，乞得龟屯保浇水，固垒不战，遣其兄悉跋堆袭庖子仁于柏林，仁逆击，斩悉跋堆。庖又攻乞得龟克之，乞得龟单骑夜奔，悉虏其众。乘胜长驱，入其国城，收资财亿计，徙部民数万户以归。先是，海出大龟，枯死于平郭，至是而乞得龟败。

别部人逸豆归杀乞得龟而自立，与慕容晃相攻击，遣其国相莫浑伐晃，而莫浑荒酒纵猎，为晃所破，死者万余人。建国八年，晃伐逸豆归，逸豆归拒之，为晃所败，杀其骁将涉亦干。逸豆归远遁漠北，遂奔高丽。晃徙其部众五千余落于昌黎，自此散灭矣。

徒何段就六眷，本出于辽西。其伯祖日陆眷，因乱被卖为渔阳乌丸太库辱官家奴。诸大人集会幽州，皆持唾壶，唯库辱官独无，乃唾日陆眷口中。日陆眷因咽之，西向拜天曰：“愿便主君之智慧禄相尽移入我腹中。”其后渔阳大饥，库辱官以日陆眷为健，使将之诣辽西逐食，招诱亡叛，遂至强盛。日陆眷死，弟乞珍代立。乞珍死，子务目尘代立，即就六眷父也，据有辽西之地，而臣于晋。其所统三万余家，控弦上马四五万骑。晋穆帝时，幽州刺史王浚以段氏数为己用，深德之，乃表封务目尘为辽西公，假大单于印绶。浚使务目尘率万余骑伐石勒于常山封龙山下，大破之。

务目尘死，就六眷立。就六眷与弟匹磾、从弟末波等率五万余骑围石勒于襄国。勒登城望之，见将士皆释仗寝卧，无警备之意，勒因其懈怠，选募勇健，穿城突出，直冲末波，生禽之。置之座上，与饮宴尽欢，约为父子，盟誓而遣之。末波既得免，就六眷等遂摄军而还，不复报浚，归于辽西。自此以后，末波常不敢南向洩焉，人问其故，末波曰：“吾父在南。”其感勒不害己也如此。

就六眷死，其子幼弱，匹磾与刘琨世子群奔丧。匹磾阴卷甲而往，欲杀其从叔羽鳞及末波而夺其国。末波等知之，遣军逆击，匹磾、刘群为末波所获。匹磾走还蓟，惧琨禽己，请琨宴会，因执而害之。匹磾既杀刘琨，与羽鳞、末波自相攻击，部众乖离。欲拥其众徙保上谷，阻军都之险，以拒末波等。平文帝闻之，阴严精骑将击之。匹磾恐惧，南奔乐陵。后石勒遣石虎击段文鸯于乐陵，破之，生擒文鸯。匹磾遂率其属及诸坞壁降于石勒。

末波自称幽州刺史，屯辽西。末波死，国人立日陆眷弟护辽为主，烈帝时，假护辽骠骑大将军、幽州刺史、大单于、北平公，弟郁兰抚军将军、冀州刺史、渤海公。建国元年，石虎征护辽于辽西，护辽奔平冈山，遂投慕容晃，晃杀之。郁兰奔石虎，以所徙鲜卑五千人配之，使屯令支。郁兰死，子龛代之。及冉闵之乱，龛率众南移，遂据齐地。慕容俊使弟玄恭帅众伐龛于广固，执龛送之蓟，俊毒其目而杀之，坑其徒三千余人。

高车，盖古赤狄之余种也，初号为狄历，北方以为敕勒，诸夏以为高车、丁零。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，或云其先匈奴之甥也。其种有狄氏、表纥氏、斛律氏、斛批氏、护骨氏、

异奇斤氏。俗云匈奴单于生二女，姿容甚美，国人皆以为神。单于曰：“吾有此女，安可配人，将以与天。”乃于国北无人之地，筑高台，置二女其上，曰：“请天自迎之。”经三年，其母欲迎之，单于曰：“不可，未彻之间耳。”复一年，乃有一老狼昼夜守台嗥呼，因穿台下为穴，经时不去。其小女曰：“吾父处我于此，欲以与天，而今狼来，或是神物，天使之然。”将下就之。其姊大惊曰：“此是畜生，无乃辱父母也！”妹不从，下为狼妻而产子，后遂滋繁成国，故其人好引声长歌，又似狼嗥。

无都统大帅，当种各有君长，为性粗猛，党类同心，至于寇难，翕然相依。斗无行陈，头别冲突，乍出乍入，不能坚战。其俗蹲踞褻黩，无所忌避。婚姻用牛马纳以为荣。结言既定，男党营车阑马，令女党恣取，上马袒乘出阑，马主立于阑外，振手惊马，不坠者即取之，坠则更取，数满乃止。俗无谷，不作酒，迎妇之日，男女相将，持马酪熟肉节解，主人延宾亦无行位，穹庐前丛坐，饮宴终日，复留其宿。明日，将妇归，既而将夫党还入其家马群，极取良马。父母兄弟虽惜，终无言者。颇讳取寡妇而优怜之。其畜产自记识，虽阑纵在野，终无妄取。俗不清洁。喜致震霆，每震则叫呼射天而弃之移去。至来岁秋，马肥，复相率候于震所，埋羚羊，燃火，拔刀，女巫祝说，似如中国祓除，而群队驰马旋绕，百币乃止。人持一束柳棗，回竖之，以乳酪灌焉。妇人以皮裹羊骸，戴之首上，紫屈发鬢而缀之，有似轩冕。其死亡葬送，掘地作坎，坐尸于中，张臂引弓，佩刀挟槊，无异于生，而露坎不掩。时有震死及疫疠，则为之祈福。若安全无佗，则为报赛。多杀杂畜，烧骨以燎，走马绕旋，多者数百币，男女无小大皆集会，平吉之人则歌舞作乐，死丧之家则悲吟哭泣。其迁徙随水草，衣皮食肉，牛羊畜产尽与蠕蠕同，唯车轮高大，辐数至多。

后徙于鹿浑海西北百余里，部落强大，常与蠕蠕为敌，亦每侵盗于国家。太祖亲袭之，大破其诸部。后太祖复度弱洛水，西行至鹿浑海，停驾简轻骑，西北行百余里，袭破之，虏获生口马牛羊二十余万。复讨其余种于狼山，大破之。车驾巡幸，分命诸将为东西二道，太祖亲勒六军从中道，自驳髻水西北，徇略共部，诸军同时云合，破其杂种三十余落。卫王仪别督将从西北绝漠千余里，复破其遗迸七部。于是高车大惧，诸部震骇。太祖自牛川南引，大校猎，以高车为围，骑徒遮列，周七百余里，聚杂兽于其中。因驱至平城，即以高车众起鹿苑，南因台阴，北距长城，东包白登，属之西山。寻而高车侄利曷莫弗敕力犍率其九百余落内附，拜敕力犍为扬威将军，置司马、参军，赐谷二万斛。后高车解批莫弗幡豆建复率其部三十余落内附，亦拜为威远将军，置司马、参军，赐衣服，岁给廩食。

蠕蠕社仑破败之后，收拾部落，转徙广漠之北，侵入高车之地。斛律部部帅倍侯利患之，曰：“社仑新集，兵贫马少，易与耳。”乃举众掩击，入其国落。高车昧利，不顾后患，分其庐室，妻其妇女，安息寝卧不起。社仑登高望见，乃招集亡散得千人，晨掩杀之。走而脱者十二三。倍侯利遂来奔，赐爵孟都公。倍侯利质直勇健过人，奋戈陷陈，有异于众。北方之人畏婴儿啼者，语曰“倍侯利来”，便止。处女歌谣云：“求良夫，当如倍侯。”其服众如此。善用五十著筮吉凶，每中，故得亲幸，赏赐丰厚，命其少子曷堂内侍。及倍侯利卒，太祖悼惜，葬以国礼，谥曰忠壮王。后诏将军伊谓帅二万骑北袭高车余种袁纥、乌频，破之。太祖时，分散诸部，唯高车以类粗犷，不任使役，故得别为部落。

后世祖征蠕蠕，破之而还，至漠南，闻高车东部在已尼陂，人畜甚众，去官军千余里，将遣左仆射安原等讨之。司徒长孙翰、尚书令刘洁等谏，世祖不听，乃遣原等并发新附高车合万骑，至于已尼陂，高车诸部望军而降者数十万落，获马牛羊亦百余万，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。乘高车，逐水草，畜牧蕃息，数年之后，渐知粒食，岁致献贡，由是国家马及牛羊遂至于贱，氈皮委积。高宗时，五部高车合聚祭天，众至数万。大会，走马杀牲，游绕歌吟忻忻，其俗称自前世以来无盛于此。会车驾临幸，莫不忻悦。后高祖召高车之众随车驾南讨，高车不愿南行，遂推表纥树者为主，相率北叛，游践金陵，都督宇文福追讨，大败而还。又诏平北将军、江阳王继为都督讨之，继先遣人慰劳树者。树者入蠕蠕，寻悔，相率而降。

高车之族，又有十二姓：一曰泣伏利氏，二曰吐卢氏，三曰乙旃氏，四曰大连氏，五曰窟贺氏，六曰达薄干氏，七曰阿仑氏，八曰莫允氏，九曰侯分氏，十曰副伏罗氏，十一曰乞袁氏，十二曰右叔沛氏。先是副伏罗部为蠕蠕所役属，豆仑之世，蠕蠕乱离，国部分散，副伏罗阿伏至罗与从弟穷奇俱统领高车之众十余万落。太和十一年，豆仑犯塞，阿伏至罗等固谏不从，怒，率所部之众西叛，至前部西北，自立为王，国人号之曰“侯娄匐勒”，犹魏言大天子也。穷奇号“候倍”，犹魏言储主也。二人和穆，分部而立，阿伏至罗居北，穷奇在南。豆仑追讨之，频为阿伏至罗所败，乃引众东徙。十四年，阿伏至罗遣商胡越者至京师，以二箭奉贡，云：“蠕蠕为天子之贼，臣谏之不从，遂叛来至此而自竖立。当为天子讨除蠕蠕。”高祖

未之信也，遣使者于提往观虚实。阿伏至罗与穷奇遣使者薄颀随于提来朝，贡其方物。诏员外散骑侍郎可足浑长生夏与于提使高车，各赐绣袴褶一具，杂彩百匹。穷奇后为嚙哒所杀，虏其子弥俄突等，其众分散，或来奔附，或投蠕蠕。诏遣宣威将军、羽林监孟威抚纳降人，置之高平镇。阿伏至罗长子蒸阿伏至罗余妻，谋害阿伏至罗，阿伏至罗杀之。

阿伏至罗又残暴，大失众心，众共杀之，立其宗人跋利延为主。岁余，嚙哒伐高车，将纳弥俄突，国人杀跋利延，迎弥俄突而立之。弥俄突既立，复遣朝贡，又奉表献金方一、银方一、金杖二、马七匹、驼十头。诏使者慕容坦赐弥俄突杂彩六十匹。世宗诏之曰：“卿远据沙外，频申诚款，览揖忠志，特所钦嘉。蠕蠕、嚙哒、吐谷浑所以交通者，皆路由高昌，犄角相接。今高昌内附，遣使迎引，蠕蠕往来路绝，奸势。不得妄令群小敢有陵犯，拥塞王人，罪在不赦。”弥俄突寻与蠕蠕主伏图战于蒲类海北，为伏图所败，西走三百余里。伏图次于伊吾北山。先是，高昌王曲嘉表求内徙，世宗遣孟威迎之，至伊吾，蠕蠕见威军，怖而遁走。弥俄突闻其离骇，追击大破之，杀伏图于蒲类海北，割其发，送于孟威。又遣使献龙马五匹、金银貂皮及诸方物，诏东城子于亮报之，赐乐器一部，乐工八十人，赤绸十匹，杂彩六十匹。弥俄突遣其莫何去汾屋引叱贺真贡其方物。

肃宗初，弥俄突与蠕蠕主丑奴战败被擒，丑奴系其两脚于弩马之上，顿曳杀之，漆其头为饮器。其部众悉入嚙哒。经数年，嚙哒听弥俄突弟伊匐还国。伊匐既复国，遣使奉表，于是诏遣使者谷楷等拜为镇西将军、西海郡开国公、高车王。伊匐复大破蠕蠕，蠕蠕王婆罗门走投凉州。正光中，伊匐遣使朝贡，因乞朱画步挽一乘并幔褥，鞞必一副，伞扇各一枚，青曲盖五枚，赤漆扇五枚，鼓角十枚。诏给之。伊匐后与蠕蠕战，败归，其弟越居杀伊匐自立。天平中，越居复为蠕蠕所破，伊匐子比适复杀越居而自立。兴和中，比适又为蠕蠕所破。越居子去宾自蠕蠕来奔，齐献武王欲招纳远人，上言封去宾为高车王，拜安北将军、肆州刺史。既而病死。

初，太祖时，有吐突邻部，在女水上，常与解和部相为唇齿，不供职事。登国三年，太祖亲西征，渡弱洛水，复西行趣其国，至女水上，讨解如部落破之。明年春，尽略徙其部落畜产而还。

又有纥突邻，与纥奚世同部落，而各有大人长帅，拥集种类，常为寇于意辛山。登国五年，太祖勒众亲讨焉，慕容麟率师来会，大破之。纥突邻大人屋地鞬、纥奚大人库寒等皆举部归降。皇始二年，车驾伐中山，军于柏肆，慕容宝夜来攻营，军人惊走还于国，路由并州，遂反，将攻晋阳，并州刺史元延讨平之。纥突邻部帅匿物尼、纥奚部帅叱奴根等复聚党反于阴馆，南安公元顺讨之不克，死者数千人。太祖闻之，遣安远将军庾岳还讨匿物尼等，皆殄之。”

又有侯吕邻部，众万余口，常依险畜牧。登国中，其大人叱伐为寇于苦水河。八年夏，太祖大破之，并禽其别帅焉古延等。

薛干部，常屯聚于三城之间。及灭卫辰后，其部帅太悉伏望军归顺，太祖抚安之。车驾还，卫辰子屈丐奔其部。太祖闻之，使使诏太悉仗执送之。太悉伏出屈丐以示使者曰：“今穷而见投，宁与俱亡，何忍送之。”遂不遣。太祖大怒，车驾亲讨之。会太悉伏先出击曹覆寅，官军乘虚，遂屠其城，获太悉伏妻子珍宝，徙其人而还。太悉伏来赴不及，遂奔姚兴，未几亡归岭北。上郡以西诸鲜卑、杂胡闻而皆应之。天赐五年，屈丐尽劫掠总服之。及平统万，薛干种类皆得为编户矣。

而率屯山鲜卑别种破多兰部世传主部落，至木易干有武力壮勇，劫掠左右，西及金城，东侵安定，数年间诸种患之。天兴四年，遣常山王遵讨之于高平，木易干将数千骑弃国遁走，尽徙其人于京师。余种分迸，其后为赫连屈丐所灭。

又黜弗、素古延等诸部，富而不恭，天兴五年，材官将军和突率六千骑袭而获之。

又越勒倍泥部，永兴五年，转牧跋那山西。七月，遣奚斤讨破之，徙其人而还。

史臣曰：周之猱狁，汉之匈奴，其作害中国固亦久矣。魏晋之世，种族瓜分，去来沙漠之陲。窥扰鄯塞之际，犹皆东胡之余绪，冒顿之枝叶。至如蠕蠕者，匈奴之裔，根本莫寻，逃形集丑；自小为大，风驰乌赴，倏来忽往，代京由之屡骇，戎车所以不宁。是故魏氏祖宗扬威曜武，驱其畜产，收其部落，剪之穷发之野，逐之无人之乡，岂好肆兵极锐，凶器不戢，盖亦急病除恶，事不得已而然也。